

翠袖乾坤
查小欣

可能你不認識周永恒，今期寫他是要天下女性警惕世上有這種賤男，定要帶眼識人，不要被戀愛的甜蜜蒙蔽了理智。

周永恒是所謂的「音樂人」，曾犯藏毒、毀壞公物等刑事罪行。有「翻版鄭秀文」之稱的趙頌茹不嫌棄下嫁他，替他誕下兩個可愛的女兒。婚後趙頌茹以家庭為重，減少工作，原來是周永恒禁她工作，要她留在家中帶女兒做家务。

周永恒曾任職「J2」音樂部門，婚後不久被指工作态度不佳遭開除，趙頌茹拚手砥足不怕苦跟他捱，等菜市场快關門才去買減價求售的便宜蔬菜，原來是周永恒每隔幾天才給「擠牙膏」式的百多元家用，趙頌茹沒哼半句，周永恒人心不足，結婚四年竟離婚外情，小三更毫無廉恥的參與他夫婦倆的家庭聚會，從他們三人的合照，小三笑得燦爛，趙頌茹則強顏歡笑。

周永恒出軌，不單沒半點歉疚，還經常因小事而大發趙頌茹脾氣，呼喝責罵她，更冷血地向她施以家暴。

趙頌茹忍無可忍，決定離婚，周永恒惱羞成怒，大叫「我要殺死你」，推撞趙頌茹令她下巴受傷縫兩針，被法庭判守行為十八個月，這是他繼十年前因藏毒被判十八個月感化令後，第二次遭法庭判令。

他卻死性不改，衝上外父母家要見交由趙頌茹照顧的兩名女兒，外父母見他激動，不敢開門，他使用粗言穢語辱罵趙頌茹雙親，並卑劣地向外母吐口水，結果驚動警方拘捕他，趙頌茹因接周永恒要「殺死全家」恐嚇短訊報警求助，周永恒被控以刑事恐嚇。

他卻以身體不適為由，被送到醫院治理，其間由兩名警員看管，他肆無忌憚地對警員講粗話，轉院期間，要動員近十名醫護人員搬他過床，完全覺得他浪費警力、浪費社會資源、浪費納稅人的錢。

趙頌茹一直保持低調，並無利用遭家暴和背叛而以受害人姿態哭訴博同情，她重新振作，已接到新工作，請各廣告商多支持她，助她經濟獨立。

欣賞趙頌茹不甘於做怨婦，骨瘦如骷髏人，但堅韌如鋼筋。

世紀賤男人版：周永恒

天言知玄
楊天命

常言道：「人有相似，物有相同」，當內地富豪馬雲因阿里巴巴集團上市而躍升為中國首富，傳媒立刻為他找來了一位「孖生兄弟」：一名來自廣西的木材廠工人！根據報道，兩人的相貌相似度高達七、八成，但際遇卻有着天壤之別，一位富可敵國，一位則生活潦倒，窮得連老婆也討不到！

天命看過那位木廠工人的相貌，與馬雲長相只是形似而神不似：驕眼之下，兩人的面相確實也是「三尖八角」，給人一種怪形怪相的感覺，但工人面相，實質只是一副生得歪歪斜斜的「運動型」面形，人生難免勞勞碌碌；而馬雲的面形則屬「倒三角」的「智慧型」，再配以主抗逆能力極強的橫露腮骨，令他成為一個頭腦佳（但又沒有「智慧型」人只想不做、行動力不足的缺點），實行力又強（但又沒有了「運動型」思想較簡單的不足）的成功人物！

當然，這位木廠工人的面相，與馬雲的分別絕對不止於此：看面相首要以看眼為重，所以只要細心留意，便能察覺工人的眼神柔弱，大概是位頭腦較簡單的老好人，但馬雲卻眼露精光，性格聰明果斷。另外，看男人的面相，鼻子更是另一個重點，因為它反映了男人的自信及「財」氣，而木廠工人的鼻樑塌陷，相反馬雲的，則筆直得如一座聳立面上的山峰——所以，這位工人與馬雲的相貌，根本就極不相同！

當然，假設世上真的存在兩個相貌完全相同的人，他們的命運又是否會一模一樣，答案當然是否定的，情況就如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所出生的人一樣，皆因出生的地方不同，自然也會有不同的際遇，因為在天地人三運之中，地運的影響力絕對凌駕於人運之上！

人有相似

琴台聚
客火

知名報人索爾茲伯里與中共的領導人，多所交往，在他的 A Time of Change 1988 by Harrison E. Salisbury 這本書中，除了個人觀察的闡述，還寫到一些逸聞軼事，饒有價值。其中他說到鄧小平的硬朗作風，栩栩如生。

大戰後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學到的手藝：妻子幹普通工人的工作，清洗電線。他們在屋旁開了一塊菜地，養雞、賣蛋，計劃攢點錢把孩子們接到身邊。

談到鄧小平喜歡玩橋牌，他寫道：

他喜歡玩橋牌，從延安時代就養成了這種癖好，這都是由埃德加·斯諾和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這些美國人傳進去的，不過，鄧不是一般的玩角兒，他可是世界級的，每戰必勝。他每周和一些老朋友，如萬里，玩上兩三次橋牌。不賭錢，但輸家必須在桌子下爬一圈。鄧難得輸，果真輸了，朋友們就叫他免了。他不肯，仍然要爬，說：「這是玩牌的規矩。」當然，以他的身材，爬起來倒也不太困難。

鄧小平軼事

鄧說過：「我玩橋牌時，思想集中，這樣，腦筋就可以得到休息。」鄧還喜歡游泳。他對朋友說：「我能游泳，尤其在大海裡（北戴河的黃海），這說明我身體健康，我能玩橋牌，說明我還頭腦清醒。」

鄧小平的女兒鄧榕（毛毛），在一九八五年曾向索爾茲伯里透露，鄧小平在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間作為「走資派」第二號人物（頭號是劉少奇），以在囚忍辱之身，和妻子卓琳在北京，日夜受到嚴訊，備受折磨，接着便不容分說將鄧夫婦連同鄧的衰老繼母塞進一架飛機，武裝押送到江西省會南昌。

到後，經省長一番訓話，隨後被送到附近的新建縣一所文革以來被廢棄了的步兵學校舊址。

鄧小平一家被關進一棟磚房，這裡原是步校校長的住宅，在這窮鄉僻壤，他們不准同衛兵以外的人說話，和上級也不通氣，幾乎不名一文，唯有搞活活下去。

鄧在附近一家拖拉機廠擔任技術工作，這是他第一次世界記。

阿爾茨海默的痛

那天晚上，一樓的老太突然走失了，她的兒子召集全家人分頭出去尋找，卻遲遲不見老太的影子，急得不知該怎麼辦。這個時候，有鄰居發現，老太在頂層的樓道裡坐着，趕快將此消息告訴給她的家人。他們一窩蜂的趕過來，見到老太平安無事，她的兒子喘着粗氣，大聲地說道，「媽，別跑了，咱回家吧！」

老太70多歲，搬到我們小區居住不到兩年，家中還養着一條小狗作伴。白天經常在外面曬太陽，她腿腳不利索，走不遠，見到四鄰，總會很熱情地邀請別人進屋坐一會兒。有人下樓取報，她隔着防盜門聽到聲響，忍不住打開門看看，順便招呼一聲：「進屋玩一會兒吧。」明眼人都看出來了，老太喜歡人多，她心寂寞。老太有兩個兒子，平時輪流過來照顧，給她做飯、洗衣等，還開車帶她出去玩兒。今年起，老太患上阿爾茨海默病，慢慢地不認人了，經常往外面跑，好幾次被小區的門衛發現送回來。

前段時間，趁兒子不注意，老太又偷着跑了出去，可能沒走穩，一下子把胳膊摔骨折了。兒子帶着她去醫院看病，回來悉心照料，耐心地對她說：「以後別再往外面跑了，萬一摔着腿癱瘓了，怎麼辦？」老太根本聽不進去，胳膊剛好一些，又開始大鬧起來。我住在二樓，她和兒子的對話我聽得很清楚。她老懷疑兒子偷了她的錢，大聲嚷嚷：「我家招小偷了，大家快來幫我逮小偷啊！」有些時候，她坐在家門口，見到有進出的鄰居，便拉住對方的手，說道：「可憐可憐我吧，我家招小偷了，幫我去報警！」她的兒子一言不發。一次，老太的兒子被激怒了，忍不住吼起來，我聽了心裡頓時像打翻了五味瓶，很不是滋味。事後，他私下對鄰居吐露：「氣頭上說幾句，氣消了還是我老娘，還得盡心盡力的照顧她！她糊塗，我可不能糊塗！」

老太的病情愈來愈重，從偶爾的離家出走變成沒白沒黑的鬧騰，晚上也不睡覺，熬得兩個兒子兩眼通紅，無精打采。一個周日的早上，兒子外出買早餐的工夫，老太獨自溜出家門，跑到了馬路上。慶幸的是，兒子及時發現，一路小跑，過去扶她回家，她卻躺在地上怎麼也不起來了。昨夜剛下過一場秋雨，地面冰涼，氣溫很低，這樣躺着會生病的。慢慢地，圍觀很多路人，大家紛紛相勸，但怎麼哄都無濟於事，她的兒子急得團團轉，頭上滲出豆大的汗珠。此時，一中年女子上前搭話，和老太套近乎，漸漸熟絡，問她家在哪儿，想去她家玩玩兒……一步一步的，這才把老太哄回家。陪着老太玩了一會兒，吃了早飯，再吃上藥，見她平靜下來，她才離開。事後得知，這位女子的父親也是阿爾茨海默病，說話時她眼裡噙着淚花：「我經歷過這些事，見到老太，想起自己的父親。」

從網上查資料，得知阿爾茨海默病屬於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，伴有記憶障礙、失語、失認等，以及人格和行為改變全面癡呆症狀。不是每個老人都會得這種病，但相似的情境是，父母年老病衰後常常變得讓我們不認識了，不僅是焦灼不安，更多的是針扎般的心痛。

我的父親患腦血栓六年了，因為拴住了腦部兩側，落下較重的後遺症，長年臥床在家，且依靠導尿管排尿。他有時清醒，有時迷糊，腦子清醒的時候比正常人還明白事理，講起話來頭頭是道，但糊塗那會兒，誰也不認，像個孩子似的任性固執，必須依着他的性子來，否則要「大鬧天宮」的火勢，令我和母親一臉無奈。

有一次，母親做好西紅柿麵條，給父親盛在碗裡，晾好之後過去用勺子餵他，不知怎麼，他用

胳膊把麵條一下子打翻在地上，床單和地上像塗上了橘紅色染料，母親趕忙收拾，忙活一個多小時才拾掇乾淨，換上嶄新的床單。這個時候，父親頭腦好像清醒過來，知道自己剛才闖了禍，異常安靜。類似的場景時常上演，有時候吃藥，水倒得熱了，他也會大發脾氣；又或是母親動作慢了，父親便忍不住斥責起來。經年累月照顧父親，母親知道父親是大腦不受支配才會這樣，她經常念叨：「他也不願意這樣，是病治人！」我不禁心頭一顫，眼角濕潤，既為母親的不離不棄感到無比欣慰，也為父親飽受病魔蹂躪而頓感無奈。

因為牽扯着親情這根紅線，面對父母年老病衰的非正常行為，我們有着太多的無力感，難以擱淺那份沉甸甸的情愫——骨肉相連的血脈之情。一面是至真至愛，一面是喪失理智，當世界上最愛的人突然變成了自己最不願看到的樣子，那種錐心之痛讓人忍不住淚水撲簌——假如老天能夠把父母的病移在自己身上，那該多好啊！寧可自己受罪，也不願看着父母遭受一丁點的痛苦。常常想起龍應台探望母親的場景。

她的母親患有阿爾茨海默病，患病後把她當成陌生人，見面後母女倆沒法交流，她帶去不同顏色的指甲油，給母親的手和腳塗抹，以消磨時間。「我已經認識到，誰說交談是惟一的相處方式呢？還有什麼，比這胭脂陣的『擺佈』更適合母女來玩？只要我在，她臉上便有一種安心的平靜。」龍應台意味深長的說道。當父母患病了，糊塗了，和他們的交流方式也隨之發生改變，這是愛的必須，更是愛的偉大。

朋友的母親退休前是一名教師，前年查出患上阿爾茨海默症，起初是記性差，不認人，稱她為「姐姐」，對家庭成員失去記憶；後來發展到頻繁出走，要找自己的家，經常敲陌生人的門，搞得她十分難堪，不願向外人提及母親的

病。母親住院手術期間，她了解到很多和自己母親相似的遭遇，既震驚又觸動。後來，朋友辭掉工作，專職照顧母親，陪着她去公園遊玩，滿足她的心願。「愛一天，賺一天。她活著一天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我便是有媽媽的孩子，她認識不認識我，已沒有關係。」她眼睛紅潤地說道。陪伴母親的日子裡，她愈發地感到母親對自己的重要性，也感受到周圍人的友善和溫暖，無論是親友，還是一些素不相識的陌生人，遇見她的母親走失，都會上前幫一把。有一位孕婦得知老人沒吃飯，為她擦手、餵餅乾，見到那一幕，朋友感動得直落淚，最終，那名孕婦連個名字也沒留下。或許，世間多一點真情、多一點愛，也會彌補阿爾茨海默病帶來的痛。

「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看著最親密的人在眼前一點一點的消失，自己卻無能為力。」或許，每個人都要經歷這個過程，只是早一天，晚一天。父母年老病衰，失去辨識，正是最需要我們的時候，傾注無盡的愛和耐心，陪伴他們慢慢老去。他們糊塗、任性、耍脾氣，甚至癲癲，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樣子，我們越應堅強起來，用愛包圍他們。因為，愛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藥，持久的愛將會創造生命的奇跡。



■愛是世上最美麗的語言。 網上圖片

生活語絲
吳康民

在電視上看到一段關於韓國大明星李英愛，持家教子的紀錄片。李英愛以拍攝韓劇《大長今》著名。多年前旅遊韓國時，到達拍攝《大長今》場地參觀，見許多遊客都要和李英愛的紙板照片合照。

李英愛很美，而且並不像一些大明星那樣，排開多多。她結婚後就相夫教子，像一般的家庭婦女一樣，顯出她的樸實無華，熱愛家庭的一面。中國現代也出過不少大美人，但美貌要為人所知，自然得拍影視劇集，或當模特兒。台灣最著名的模特兒林志玲，便被稱為台島的第一美人。但她只是身材好，知名度高，面貌並不特別突出，當然應該算是一個美人。

香港呢，往前推二三十年，影星夏夢，可說是一位大美人，曾頗倒過好幾位名人。後來嫁作商人婦，令許多人失望。前幾年我在眼科醫院見過她，已經老態可掬，

大美人李英愛

真正是人間不許見白頭了。有說鍾楚紅也是一位大美人，她是成熟的美，已年近半百了。也有說李嘉欣也是，這些都是新聞多多的名女人。

說少女之美，首推一個李麗珍。她在少女時期，拍過一些小片子，表現出她的演出天分。可是星運不濟，不久就寂寂無聞了。最近在電視上演出《套連續劇》，未見突出。

香港星沉星起，美麗的影視演員多的是，但要脫穎而出，不僅要靠外表，還要靠內涵。女性的內在在美，有時很難用文字表達，但總是與她們的學識文化修養有關。有的人外表可以，但談吐鄙俗，這就要大打折扣。

現在香港的兩個電視台每年都有選美之舉，也都表示選舉標準是美貌與智慧並重。但智慧表現在哪裡，難道靠評判問一兩個問題，便可以評出她們的智慧嗎？

李英愛有多少學識和智慧，我們不知道。但看紀錄片中她的平實、樸素無華，相夫教子，敬重父母，我們欣賞她。

隨想國興國

當年看了《生死時速》這部電影後，就喜歡上奇洛李維斯這位影星，所以很留意他的電影。最近在收費電視台上，看到《奇洛李維斯給電影的情書》，立即追看，以為是談情說愛的，原來是一部類似寫作上深度報道的紀實片，奇洛李維斯訪問了很多位電影人，從菲林拍攝時代，一路探討到數碼拍攝的演變。

這份情書，如果對電影和攝影沒有愛好，會覺得沉悶，如果對電影和攝影有愛好和研究，那就是一部拿十個A的佳作。像我，雖然不得不改用數碼相機來拍照，但還是喜歡把照片沖洗出來欣賞，很少翻看在數碼上的照片。我和那些老牌導演一樣，懷念用菲林拍攝的時代。

大學時代，我參加過攝影社，從顯影到定影，享受著把照片沖洗出來的過程，再加上疊影、色調分離等技術的應用，樂趣無窮。

但時代是進步的，舊的方式雖然讓人懷念，卻不得不在採用人數日漸減少下消失。如今以相機玩照片的變化，當然還存在，但都搬到電腦上來操作了。如今的電腦軟件，可以改變照片的顏色，綠葉變成紅葉，熱色調可以變成冷色調，亦即熱情可以透過電腦操作變成陰沉。所以電影導演不必為天色而煩惱，那是電腦的問題，不必為如何走位而煩惱，因為攝影機不再固定；不再為一個鏡頭拍不好而浪費菲林而煩惱，因為數碼可以隨時刪除，不會增加成本。

假如數碼拍攝還有什麼不完善的地方，《奇洛李維斯給電影的情書》裡有一句話說得好：無論什麼都可以進步，視乎時間多少，什麼人在做。

這就是有些產品進步得快，有些產品卻跛着牛步的原因。進步靠的是人，但有時卻因為市場需求少而令進步減速。

進步

喜愛看日劇的朋友，應該對經典靈異推理喜劇絕不陌生。由二零零年開始，《圈套》的電視劇版已推出了三輯（00、02及03），電視劇特別版亦已有三輯（05、10及14），連電影版也拍了四次（02、06、10及14）。二零一四年一月在日本公映的《圈套——THE LAST STAGE》明言是最後終結篇，經典作終告謝幕，再加上女主角仲間由紀惠剛傳來婚訊，就更加可說為大團圓結局。

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，竟然是在電影中也毫不留情針對現代藥廠向古文明掠奪醫學資源，加以嚴厲的批評。電影以一個赤道小國為背景，講述當中一名女巫師深受村民愛戴，因而令到日本的跨國開發公司無法深入不毛之地。日本公司的員工加賀美慎一（東山紀之飾）因女兒患上怪病，在接觸女巫師後被穿心中憂慮，結果女巫師成功施藥治好女兒的不治之症。原來女巫師根本就不是懂得甚麼魔法，她只不過有豐富的動植物性資源的藥理運用知識，令到她成為一位「名醫」。

反而現代文明的藥廠往往因為看準了不毛地帶的自然藥物奇效，於是不斷派人想盡辦法借來智慧，又或是掠奪資源，從而踏上生財之路。利益卻從不會惠及當地人，更甚是當地人反而還會變成藥廠的試藥對象，就如現在的伊波拉一樣，就有很多獨立記者報道過，是由西方國家不斷以疫苗之名試驗的結果。

電影中的加賀美，正是名因女巫師對自己有救命之恩，於是在跨國公司內化成「無間道」的一分子，由起初為促成開發事務的游說者，變為實質上維護原居民的利益，甚至不惜殺人來報復公司蹂躪赤道小國及村民。

電影的情節固定較為誇張及戲劇化，但回想一下，當中就現代文明對古代文明的不尊重乃至透過醜化手段，從而在背後謀取暴利的刻畫，明顯也不是甚麼「新聞」。正因電影借主角神探物理學家上田次郎（阿部寬飾）的口，中正面直接批評現代文明的侵略性及不文明一面，也令我反思眼前大家身處的空間環境。現代西方醫療系統的霸道，由此反映出我們有多大的選擇空間，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。

《圈套》終極的藥廠批評

路地觀察
湯禎兆

喜愛看日劇的朋友，應該對經典靈異推理喜劇絕不陌生。由二零零年開始，《圈套》的電視劇版已推出了三輯（00、02及03），電視劇特別版亦已有三輯（05、10及14），連電影版也拍了四次（02、06、10及14）。二零一四年一月在日本公映的《圈套——THE LAST STAGE》明言是最後終結篇，經典作終告謝幕，再加上女主角仲間由紀惠剛傳來婚訊，就更加可說為大團圓結局。

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，竟然是在電影中也毫不留情針對現代藥廠向古文明掠奪醫學資源，加以嚴厲的批評。電影以一個赤道小國為背景，講述當中一名女巫師深受村民愛戴，因而令到日本的跨國開發公司無法深入不毛之地。日本公司的員工加賀美慎一（東山紀之飾）因女兒患上怪病，在接觸女巫師後被穿心中憂慮，結果女巫師成功施藥治好女兒的不治之症。原來女巫師根本就不是懂得甚麼魔法，她只不過有豐富的動植物性資源的藥理運用知識，令到她成為一位「名醫」。

反而現代文明的藥廠往往因為看準了不毛地帶的自然藥物奇效，於是不斷派人想盡辦法借來智慧，又或是掠奪資源，從而踏上生財之路。利益卻從不會惠及當地人，更甚是當地人反而還會變成藥廠的試藥對象，就如現在的伊波拉一樣，就有很多獨立記者報道過，是由西方國家不斷以疫苗之名試驗的結果。

電影中的加賀美，正是名因女巫師對自己有救命之恩，於是在跨國公司內化成「無間道」的一分子，由起初為促成開發事務的游說者，變為實質上維護原居民的利益，甚至不惜殺人來報復公司蹂躪赤道小國及村民。

電影的情節固定較為誇張及戲劇化，但回想一下，當中就現代文明對古代文明的不尊重乃至透過醜化手段，從而在背後謀取暴利的刻畫，明顯也不是甚麼「新聞」。正因電影借主角神探物理學家上田次郎（阿部寬飾）的口，中正面直接批評現代文明的侵略性及不文明一面，也令我反思眼前大家身處的空間環境。現代西方醫療系統的霸道，由此反映出我們有多大的選擇空間，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。